


谈艺录 / 人 兽 鬼 / 围城 / 槐聚诗存 / 管锥编

# 钱锺书作品

QianZhongshu Florilegium



分辉殊喜得窗宽  
彻骨凝魂未可干  
隘巷如妨天远大  
繁灯不顾月高寒  
借谁亭馆相携赏  
胜我舟车独对看  
一叹夜阑宁秉烛  
免因圆缺惹愁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中国现代名家精品书系



# 钱钟书作品集

---

QianZhongshu Florilegium

钱钟书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郭建国

封面设计:刘文学

## 钱锺书作品集

钱锺书 著

\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7 字数:385千字

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

\*

ISBN 7-108-01678-8

定价:28.00元

## 前 言

钱锺书先生（一九一〇——一九九八年）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学者、作家。他的著述，如广为传播的《人·兽·鬼》、《围城》、《槐聚诗存》等，均已成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学术和文学经典。为了比较全面地呈现钱锺书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成就，便于读者的研究和学习，经作者授权，我们组织力量编辑了这套《钱锺书作品集》。

《钱锺书作品集》包括以下著述：

《围城》、《人·兽·鬼》、《槐聚诗存》。

这些著述中，凡已正式出版的，我们均据钱锺书先生自存本上的修改作了校订。其中，《人·兽·鬼》、《围城》、《槐聚诗存》出版后，钱先生曾作过多次修改补订。由于种种原因，后来多次再版时，这些修改补订都未能排入原书正文，只是缀于各书的卷尾，读者阅读时颇感不便。此次结集，我们根据钱先生的意愿，对这几部书进行整理，将各次补订部分全

部排入相应正文。另外，我们还订正了少量明显的错讹。而作者的原序、原译名、原用字等，为了保持历史原貌，一般不作更动。

二〇〇三年十二月

# 目 录

人·兽·鬼·····	1
围 城·····	109
槐聚诗存·····	437

## 人·兽·鬼

### 上帝的梦

那时候,我们的世界已经给科学家、哲学家和政治家训练得驯服,沿着创化论、进化论、层化论、优生学、“新生活运动”的规律,日新月异。今天淘汰了昨天的生活方式,下午增高了上午的文化程度。生活和文明瞬息千变,变化多得历史不胜载,快到预言不及说。那时候,人生历程的单位是用“步”来计算;不说“过了一年”,说“又进了一步”,不说“寿终”,说“行人止步”,不说“哀悼某人逝世”,说“百步笑五十步”——笑他没多向前进几步。在男女结合的集会上,贺客只说“双飞”,不说“双宿”;只有少数守旧的人还祝这对夫妇“保持五分钟热度”,这就等于我们现在说“百年偕老”,明知是不可能的空话。但是这种进步的世界有一个美中不足,一切近百年史,五十年来“文化检讨”、日记、年谱、自传、“我的几分之几的一生”,以及其他相类含有讣告性的作品,都失掉了效用。幸亏那时候的人压根儿就没工夫看书。至于写这类读物的作者呢?他们运气好,早抢先在二十世纪初叶投了胎,出世了,写了,死了,有人读了,没人读了,给人忘了。进化的定律是后来者居上。时间

空间演化出无机体；无机体进而为动植物；从固定的植物里变出文静、纠缠住不放的女人；从活泼的动物里变出粗野、敢冒险的男人；男人女人创化出小孩子；小孩子推演出洋娃娃。所以，至高无上的上帝该是进化最后的产物。不过，要出产个上帝谈何容易。历史上哪一个伟人不在娘胎里住过十月才肯出世呢？像现在有四万万互相残害的子孙的黄帝，就累他母亲怀了足足二十个月的孕；正位为太上道德真君的老子也在娘胎里住了八十年，然后呱呱下地，真是名副其实的“老子”了。所以当天演的力量，经过数不清的年头，创化出一位上帝时，人类已在这世界里绝迹了——也许就为“双飞”而不“双宿”的缘故，甚至进化论者也等不及了。因此，这个充满了物质的世界同时也很空虚，宛如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愚人的头脑。

正在深夜。古旧的黑暗温厚地掩覆住衰老的世界，仿佛沉重的眼皮盖在需要休息的眼睛上。上帝被天演的力量从虚无里直推出来，进了时空间，开始觉得自己的存在。到此刻，自古以来神学家和玄学家的证明，情人、战士、农人和贫苦人的祈祷，总算有个主儿。但是，这许多虔诚的表示，好比家人寄给流浪者的信，父母生前对于遗腹子的愿望，上帝丝毫没有领略到。他张开眼，什么都瞧不见。身子周围的寂静，无边，无底。已消逝的人类的遗习，在上帝的本能里半醒过来，他像小孩子般害怕，要啼哭。然而这寂静好久没给人声打破，结成了胶，不容许声音在中间流动。上帝省悟到这身外的寂静和心里的恐怖都是黑暗孵底的。他从此恨黑暗，要求他所未见过、不知名的光明。这要求一刻强于一刻，过了不知多少时间忽然黑暗薄了一层，夜减少了它的压力，隐隐露出高山深谷的轮廓，眼睛起了作用，视野里有了收获。这使上帝开始惊奇自己愿力的伟大。他



想,他不要黑暗,黑暗就知趣让步。这还不够!本来望出去什么也没有,现在他眼睛所到,黑暗里就会生出东西,庞大地迎着属于自己的目光。以前人类赞美万能创世的歌声,此时在上帝意识层下似乎又颤动着遗音和回响。

上帝也有人的脾气,知道了有权力就喜欢滥使。他想索性把黑暗全部驱除,瞧它听不听命令。咦!果然一会儿东方从灰转白,白里透红,出了太阳。上帝十分快乐,他觉得这是他要来的,听他的吩咐。他给日光射花的眼睛,自动地闭上,同时心里想:“好利害的家伙!暂时不要它。”说也奇怪,果然眼前一切立即消灭,只见一团息息不停地泛出红色的黑暗。到此地步,上帝对自己的本领和权力,不能再怀疑了。既然闭上了眼便能去掉光明,这光明准是自己眼睛里产生的。不信,试张开眼睛。你瞧,这不是太阳?那不是山和水?都千依百顺地呈献在眼里。从前公鸡因为太阳非等他啼不敢露脸,对母鸡昂然夸口,又对着太阳引吭高叫,自鸣得意。比公鸡伟大无数倍的上帝,这时候心理上也就和他相去不远,只恨天演的历程没化生出相当于母鸡的东西来配他,听他夸口。这可不是天演的缺陷,有它科学上的根据。正像一切优生学配合出的动物(譬如骡),或者受人崇拜的独裁元首(譬如只有一个睾丸的希特勒),上帝是不传种的,无须配偶。不过,公鸡般的得意长鸣,还是免不了的。所以上帝不由自主地哈哈大笑,这笑在旷野空谷里起了回声,使上帝佩服自己的声音能变得这样多,放得这样大,散得这样远。

这位上帝真不愧进化出来的。他跟原始人绝然不同。他全没有野蛮人初发现宇宙时的迷信和敬畏。他还保持着文明人唯我独尊的自信心。野蛮人随时随地相信有神道,向它屈服

拜倒。上帝只发现了自己的伟大,觉得能指挥万物,无须依赖任何人。世界随他的视线蜿蜒地伸出去;脚走到哪里,地会跟到哪里,只有地平线向后退,这也表示它对自己的畏怯。一切都增进他的骄傲,培养他的虚荣。他忽然需要一个伴侣。在这广漠的世界里,一个人待下去怪乏味的。要一个伴侣来解闷儿。上帝因此考虑这个伴侣该具有的条件。他的结论虽没有下面所说的那样明白,大意是相同的。

第一,这伴侣要能对自己了解。不过,这种了解只好像批评家对天才创作家的了解,能知而不能行。他的了解不会使他如法创作来和自己竞赛,只够使他中肯地赞美,妙人心坎地拍马;因为——

第二,这伴侣的作用就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他该对自己无休歇地、不分皂白地颂赞,像富人家养的清客,被收买的政治家,受津贴的报纸编辑。不过,自己并没有贿赂他,这颂赞是出于他内心的感激悦服;所以——

第三,这伴侣该对自己忠实,虔诚,像——像什么呢?不但天真未凿的上帝不会知道,就是我们饱经世故,看过父子、兄弟、男女、主仆、上司和下属、领袖和爱戴者之间种种关系,也还不知道像什么。

有些人,临睡稍一思想,就会失眠;另有些人,清醒时胡思乱想,就会迷迷糊糊地入睡,上帝也许是后一种人演化出来的,他从思想滑进了睡梦。这驯服的世界也跟随他到梦境里来。他梦里依然是荒山野水,水里照见自己的形象。他灵机一动,向石骨棱棱的山身上,挑比较丰肥的地方,挖了一团泥,对照水里的形象,捏成坯子,吹口气。这坯子就活动起来,向脚边俯伏,叫:“全知全能的真宰呀!我将无休止地歌颂你。”上帝这

时候又惊又喜的心情，简直不可拟议。假使我们是小女孩子，忽听得手里抱的洋娃娃赶着自己叫“妈妈”，或者是大学女生，忽见壁上贴的好莱坞男明星在照相里对自己做眼，低声唱：“妹妹，我爱你！”也许我们能揣猜、想像他那时候心理的万分之一。可惜我们都不是。

一切宗教的圣经宝典关于黄土抻人的记载，此刻才算证实了不失为预言。上帝并不明白自己在做梦，或者梦在作弄自己。他不知道这团烂泥分析起来压根儿就是梦的质料。他以为真有一个凑趣助兴的人，从此以后，赞美不必出自己的口，而能称自己的心。因为对自己最好的颂赞，是心上要说而又是耳朵里听来的，有自赞那样的周到和中肯，而又出于旁人的嘴里。咱们都有这个理想，也许都曾在梦里造个人来实现。醒时要凭空造这样一个人，可没那么容易，我们只能把现成的人作为原料加工改造，成果总不很得心应手。

上帝在人类灭绝后才出世，不知不觉中占有许多便宜。譬如两个民族相斗争时，甲族虔诚地求他惩罚乙族，乙族真挚地望他毁灭甲族，使聪明正直的他左右为难。这种困难，此时决不会发上。就像他在梦里造人，假如世间还有文人，就会惹起笔墨官司。据他把烂泥捏人一点看来，上帝无疑地有自然主义的写实作风，因为他把人性看得这样卑污，向下层去找材料。同时，他当然充得古典派的作家，因为“一切创造基于模仿”，万能的他也免不了模仿着水里的印象才能造出一个人来。不知道是古典派理论不准确呢，是上帝的手工粗劣呢，还是上帝的相貌丑陋呢，他照自己模样造成的人，看来实在不顺眼。他想这也许由于泥坯太粗，而且初次动手，手工还没纯熟。于是他选取最细软的泥——恰是无数年前林黛玉葬花的土壤，仔细

拣去沙砾,调和了山谷阴处未干的朝露,对着先造的人型,仔细观察长处短处,然后用已有经验的手指,捏制新的泥坯子。他从流水的波纹里,采取了曲线来做这新模型的体态;从朝霞的嫩光里,挑选出绮红来做它的脸色;向晴空里提炼了蔚蓝,浓缩入它的眼睛;最后,他收住一阵轻飘浮荡的风,灌注进这个泥型,代替自己吹气。风的性子是膨胀而流动的,所以这模型活起来,第一桩事就是伸个软软的懒腰,打个长长的呵欠,为天下伤春的少女定下了榜样。这第二个模型正是女人。她是上帝根据第一个模型而改良的制造品。男人只是上帝初次的尝试,女人才是上帝最后的成功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爱漂亮的男人都向女人学样,女人要更先进,就发展成为妖怪。

从此,上帝有了事做。为这对男女,上帝费尽心思,造各种家畜、家禽、果子、蔬菜,给他们享受、利用。每造一件东西,他总沾沾自喜地问男人和女人道:“我又为你们发明了新东西,你们瞧我的本领大不大?”于是那一对齐声歌颂:“慈悲救世的上帝!”日子长了,这一对看惯了他的奇迹,感谢得也有些厌了,反嫌他碍着两口子间的体己。同时上帝也诧异,何以他们俩的态度渐渐冷淡,不但颂赞的声音减少了高朗,而且俯伏时的膝盖和背脊也似乎不如以前弯得爽利。于是,上帝有个不愉快的发现。自从造人以来,他发明的东西是不少了,但是有发现还算第一次。

这发现就是:每涉到男女关系的时候,“三”是个少不了而又要不得的数目。假使你是新来凑上的第三者,你当然自以为少不了,那两人中的一人也会觉得你少不了,还有余下的一人一定认为你要不得,你更以为他或她要不得。假使你是原来的而退作第三者,你依然觉得自己少不了,那两人却都以为你要

不得，你也许对两人中的一人还以为她或他少不了，对余下的一人当然以为她或他要不得。据数学家说，一只三角形里不能有两只钝角。不过，在男女三角形的关系里，总有一只钝角。上帝发现这钝角并不是那粗坯的男人，却正是自己，不知趣地监护着他俩。这真是气得死人——不，气得死上帝！他最初造女人，并非要为男人添个伴侣。他只因为冷清清地无聊，制造个玩意儿来解闷，第一个坯子做得不满意，所以又造一个。谁知道他俩要好起来，反把他撇在一边。他诧异何以这女人对巍巍在上的造物主老是敬而远之，倒和那泥土气的男人亲密。于是，上帝又有一个不快意的发现。这一次的发现不是数学上的，而是物理学上的。

这发现就是：宇宙间有地心吸力那一回事。由于地心吸力，一切东西都趋向下，包括牛顿所看见的苹果。所以下等人这样多，上等人那么希罕，并且上等人也常有向下层压迫的趋势；青年人那么容易堕落；世道人心那么每况愈下——这全是一个道理。上帝在造女人的时候，又调露水，又仿波纹，无意中证实了“女人水性”那句古话，更没想到另一句古话：“水性就下。”假使树上掉下的苹果恰砸痛了牛顿的头，或碰破了他的鼻子，那末牛顿虽因此而发现吸力的定律，准会觉得这吸力的例子未免咄咄逼人。同样，上帝虽参透了人情物理，心上老是不自在，还觉得女人的情感不可理解。他甚至恨自己的伟大是个障碍，不容许他们来接近。造了这一对男女，反把自己的寂寞增加了；衬着他们的亲密，自己愈觉被排斥的孤独。更可气的是，他们有不能满足的需要时，又会来求情讨好。譬如水果烂了，要树上结新的，家畜吃腻了，要山里添些野味，他俩就会缠住上帝，又亲又热，哄到上帝答应。一到如愿以偿，他们又

好一会要把上帝撇在脑后。上帝只变了他们的用人,这使他大大的生气。原来要他们爱自己,非先使他们爱新果子或野味不可,自己不就身份降低,只等于果子或野味么?他们这样存心,若还让他们有求必遂,那末自己真算得果子中的傻瓜,野味里的呆鸟了!因此上帝下个决心,不再允许他们的请求。但是,上帝是给他俩罩上“正直慈悲”的头衔的,不好意思借小事和他俩为难。只能静候机会,等他们提出无理要求时,给他们一个干脆的拒绝。妙在上帝是长生不死的,随你多么长的时期,都熬得住等待。

一天,女人独来向上帝请安。她坐在他脚边,仰面看着他脸,蓝液体的眼睛,像两汪地中海的水,娇声说:“真幸啊!你心最好,能力最大,我真不知怎样来感谢你!”

上帝用全力抵抗住她眼睛的闪电战术,猜疑地问:“你有什么要求?”

女人赔小心似的媚笑,这笑扩充到肩背腰腹,使她全身丰腴的曲线添了波折,说的话仿佛被笑从心底下泛上来的,每个字都载沉载浮在笑声里:“你真是全知全晓的造物主哪!什么事都瞒不过你,我真怕你。其实我没有什麼要求;你待我们太好了,一切都很完美。那——那也算不得什麼要求。”

“‘那’是什么呢?快说罢。”上帝不耐烦地说,心给希冀逗得直跳直进,想出气的机会来了。

女人把后备着的娇态全部动员,扭着身子说:“伟大的天公啊!你真是无所不能。你毫不费力地一举手,已够使我们惊奇赞美。我并不要新鲜的东西,我只恳求你”——说时,她将脸贴住上帝漠无所感的腿,懒洋洋地向远远睡在山谷里的男人做个手势——“我只恳求你再造一个像他样子的人。不,不完

全像他，比他坏子细腻些，相貌长得漂亮些。慈悲的主啊！你是最体贴下情的！”

上帝直跳起来，险把粘在脚边的女人踢开去，忙问：“要我再造一个男人？为什么？”

女人一手摩心口，一手摩脸颊，说：“吓死我了！神奇的上帝啊！你的力量真伟大！行动真迅速！你看，我的脸给你碰痛了——那没有关系。你不是问我缘故么？我的男人需要一个朋友，他老和我在——一起，怪闷的。你再造一个男人，免得他整日守着我，你说，对不对？”

“也免得你整夜守着他，是不是？”上帝的怒声，唤起了晴空隐隐的雷霆，“女人啊！你真大胆，竟向我提这样的要求！你对一切东西都贪多、浪费，甚至对于男人，在指定配给以外，还要奢侈品。那还了得！快回去，我饶赦你初次，你再抱非分的欲望，我会责罚你，使你现有的男人都保不住，我把他毁灭。”

最后一句话很有效力。女人飞红了脸，啃咬着嘴，起身去了，一路上嘀咕：“我说着玩儿，你就拿腔作样。老实说，我早看破你没本领造一个比他好的男人！”这些话幸而上帝没听到。他出了心头恶气，乐的了不得；怕笑容给女人回头瞧见了，把脸躲在黑云堆里。他嘻开嘴，白牙齿的磁光在黑云里露出来，女人恰回脸一望，她没见过牙膏商标上画的黑人，误以为电光。上帝努力压住的“哈哈”笑声，在腔子里一阵阵地掀动，女人远远听着，以为就是打雷。她想上帝在施展恐怖手段，又气又怕，三脚两步，跑到男人那里。上帝才恐吓过她，要剥夺她这个惟一的男人，所以她对他又恢复了占有的热情。她坐在他头边，吻醒了他，拥抱住他，说话里每一个字上都印着吻痕、染

着嘴唇的潮润：“我只有你！我只爱你！没有你，我活不了。我不许你给人夺去……谁要把你拿走，我就拼了这条命！”男人酣睡初醒，莫名其妙，听到女人重申占领决心的宣言，局促不安，因为他刚做一个梦，心里有鬼。女人跑得累了，情感紧张得倦了，沉沉睡去。他偷偷起来，挑了两块吃剩的肥肉，去向上帝进贡。

“弘恩大量的主人翁啊！求你垂鉴我的虔诚，接受这微末的孝敬。我们一切原是你赐予的，这东西也就是你的，我们所能贡献在你脚下的，只是一片真心。”男人如是说。

上帝方才的高兴，此时更增加了。他想，人来献祭，这还是第一次，准是那女人差男人代她来表示悔罪的。让自己的喜悦在脸上流露，就未免给他们小看了。于是他默然不答，只向男人做出一种表情——法国和西班牙小说家用下面的记号来传达的表情：

“？”

男人见上帝脸色不难看，便鼓勇说：“我向主人要求一桩小事——”

上帝恍然大悟那两块肥肉相当于女人的巧笑媚眼，也是有请求时的贿赂；要是当初这男人也造得娇美多姿，他就连这两块肉都省了。

“——我求你为我另造一个女人——”

“女人刚才向我做同样的要求。”上帝截断他的话。

上帝此时又失望，又生气。但是那头脑热昏的男人听了上帝的话，又惊又喜。他想：“女人真是鬼灵精儿！我做的梦，她怎会知道？怪不得她那一会抱了我说那些话，原来她甘心牺牲自己的利益，已经代向上帝要求，但又有些舍不得我给新造的



女人抢去。唉！她这样心胸宽大，这样体贴入微，我怎忍得下心抛弃了她呢？”一面想，一面向上帝撒谎说：“是呀，她也觉得生活单调，希望有个同性的人来伴她解闷。”

“你错了！她不是要求我造个同性的人，她是向我提出同性质的要求。她求我另造个男人，要比你这蠢物长得好，你知道么？”

男人的失望不亚于上帝，赶快问：“主呀！你允许她没有？”

上帝感到发脾气的痛快，厉声说：“我后悔没允许了她。你们俩真没配错，好一对！快去！你再不小心，瞧我把女人都毁灭了”——似乎这恐吓的力量还不够大，上帝又加上说：“并且不再给你肉吃！”男人在这两重威胁之下，发抖讨饶，碰了一鼻子灰回去。上帝叹口气，感慨何以造的人这样不成器呢？这两个人坏得这样平衡，这样对称，简直像两句骈文或一联律诗，上帝想到他们俩竟会配搭得那样停匀合适，又佩服自己艺术的精妙了。

男人和女人向上帝都泄漏了个人的秘密，同样一无所得。男人怕上帝把他的请求告诉女人，女人不知道上帝已经把她的请求告诉了男人，所以双方不约而同地对上帝又怨恨，又防他嚷出彼此的私房话来。男人说：“我们日用的东西也将就得过了，可以不必去找上帝。”女人说：“他本领也使完了，再求他，他也变不出什么新花样来，倒去看他的脸，真讨厌。”男女同声说：“我们都远着他，别理他，只当没有他。”于是神和人愈来愈疏远；上帝要他们和自己亲近的目的依然不能达到，上帝因此想出一个旁敲侧击的妙法。他们生活太容易了，要让他们遭遇些困难和痛苦，那时候他们“穷则呼天”，会知道自己是不好得